

书画里的乡愁

瑜语

初伏的午后，火辣辣的阳光刺穿云团直泻而下，大地被烤得滚烫。无风，月湖水纹丝不动，只有那知了的叫声，连续而明亮，节奏感十足，仿佛是一首炎夏的迎宾曲。

湖畔的贺秘监祠迎来一群上海嘉宾。“回家了，回家了！”“交关日子没见，依好伐？”人声鼎沸，不时传来带有沪腔的宁波话。

中央展厅，“海上精英——沪甬书画名家作品展暨笔会”的巨幅海报非常醒目，这是“宁波人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学术座谈会系列活动之一。展览精选了应野平、王康乐、周慧珺、邵洛羊、陆一飞、刘文选、何业琦、陈燮君、陈逸鸣等37位宁波籍海上书画名家的40幅作品。

天是热的，亲临现场的海上宁波籍书画家们的心更热，他们带着精心创作的作品“回家”。新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开怀，三五成群聊聊旧时的宁波记忆，互相畅叙创作心得，共同泼墨挥毫。

我参与了画展的策划并主持开幕式，对书画家们的作品略知一二，但对他们本人不能算是太熟。

上海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张培基老师，是我在开幕式上认识的。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郁伟年告诉我，张老师是慈溪人，擅长书画和写作。他热心家乡文化教育事，关怀青少年成长，参与助力慈

溪文化名人堂建设。张培基以篆隶见长，楷书行书个性明显，隶书作品洒脱流畅，舞动舒展。

奉化籍画家王克文是黄宾虹的高足、王康乐的儿子，他的山水四条屏《春融怡 夏浓荫 秋艳丽 冬清寂》前围满了观众。以前在网上看过王克文的画，这次现场观展，千岩万壑，气象万千，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我在高式熊的篆书对联和刘文选的《青莲图》前停留了很久。我与两位已故大家不曾相识，但他们的大名如雷贯耳。

高式熊是书法、篆刻大家，其书法出入矩，端雅大方，诸体皆善，尤精篆书。2020年至2021年，宁波图书馆陆续接收了高式熊先生所藏文献及艺术创作物品等1.5万余册(件)，并着手谋划建设高式熊先生捐赠文献主题空间。去年，在宁波人文馆·红葵花馆开馆仪式上，高式熊先生的女儿高定珠再次向宁波图书馆捐赠了文献资料。

我非常喜欢刘文选老先生的画。刘老1941年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国美院)，师从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等大师，是“海派画家”的继承者。他擅长花鸟画，作品布局严谨，大气新颖，生动有趣，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十多年前，我收藏过一幅刘老的《金玉满堂》，记得去装裱时师傅眼

前一亮：“刘老师的，好画！”两年前，和报社的一位好友相约去拜见刘老，但是因故耽搁了。2023年1月，我得知刘老离世的噩耗，心里十分哀痛，难之余，还有遗憾。

展厅最醒目处的《月湖惊梦》等两幅油画，是宁波籍文化大师陈燮君坐在贺秘监祠门前，面朝月湖，用油画棒而作。初夏，天气闷热，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就热得受不了，70多岁的陈老师，坐在那里一画就是几小时，那场景真的让人动容。

陈老师曾主政上海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是上海博物馆原馆长，也曾担任上海世博会的总策划，他对江南文化、月湖文化等情有独钟。日前，他在《宁波日报》刊文《从甬江到黄浦江 那一抹飘荡舒展的云》，读者反响热烈。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许江老师曾说：“读了他寄来的油画作品，方知他于绘画上不是票友，而是有风格又有积累，有追求又能精进的专家。”

笔会上，陈老师感慨，月湖的波光月影难忘，故乡文化情结陪伴一生。他说：“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上小学前，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常常住在月湖边的外婆家。外婆家的大门就朝着月湖开着，她在河埠头洗衣服、洗菜，也会让我们跟着，顺便讲讲月湖老底子的事。”

陈老师不仅在绘画上有深厚造诣，创作的“月湖”系列油画中，

超越现实的意象，绚烂的色彩，寄托着寻根游子对故乡的殷殷之情；在琵琶等器乐演奏上同样颇有功底，他曾以独奏员身份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历史上，许多书画家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商埠鬻画谋生，继而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上画派”。这个海派绘画群体中，宁波籍画家占了“半壁江山”。潘天寿的国画，沙孟海的书法，陈逸飞的油画，各领风骚，享誉中外。

想到这儿，突然看到何业琦老师创作的国画《回故乡》，更是触景生情，这不就是此地此展的点睛之作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画面上贺章低着头弯着腰，笑盈盈地与两个抬着头的孩童说话，回乡的意境描摹得淋漓尽致。

贺知音自号“四明狂客”，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展厅所在的贺秘监祠就是为纪念他，在1144年由南宋太守主持修建。如今这里也成了文化游子们回乡唱和的所在，十分应景。

夕阳西下，推开格子门，凉爽的微风迎面袭来，来到临湖的院子，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不时泛起阵阵涟漪。“家乡的田螺姑娘给阿拉送凉爽来了”“月湖上的风舒服，比空调好！”有两位老先生随我走到院子里，相互打趣调侃着。

屋内笔会的气氛依然火热。看着一幅幅反映家乡风貌，今风古韵相融的海派书画作品在美丽的月湖畔，在文气满满的贺秘监祠诞生，我在心底默默念叨：这哪里是一张画，一幅字，分明是一首首浓郁动人的乡恋之歌。

夏天话冬瓜

和风

每到夏天，菜场的菜摊位上，显目的位置大都摆放着几只表皮蒙着一层霜似的冬瓜，其中必有一只已剖开，随顾客挑选哪个部位。

新上市的冬瓜价格不贵，挑一段水分足的回回家，红烧后出镬装盘，冒着热气的冬瓜看上去半透明中泛出油红，十分诱人。有的家庭主妇，喜欢在红烧的冬瓜中放干贝、开洋、海蜇，我认为至鲜的干贝、开洋、海蜇，不宜和酱油同煮，会使慢火油焖的冬瓜失去清鲜。

十多年前，我的几个朋友在湾头都神殿旁整了几块农田，种菜种玉米种萝卜种各种瓜果，把菜饼沤在缸里当肥料施。因为肥水好，收获甚多的是冬瓜。椭圆形的冬瓜长得像惹人喜爱的大娃娃。搬上自行车后座，摇摇晃晃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于是，只有动用小车载回家。

这么大的冬瓜搬到家里，三口之家拿它束手无策，一段一段地分送给邻居，留下的自家吃。我烧冬瓜很简单，先挑皮嫩带霜、肉白如玉多水分的那种，然后削皮、去籽，切成薄薄的条状，放入镬中加水烧开。干贝价格不菲，就放开洋或者海蜇，再加适量的盐，用小火煮几分钟后，盛入碗中，喝起来消暑又解渴，至鲜的滋味难以忘怀。

冬瓜产量不错，有一次分得数只，如何处理成了棘手的问题。舍间某人说，她小时候吃过小店里买的冬瓜糖条，送不出去的冬瓜可以如法炮制，你不妨一展身手。于是冬瓜先被切成三四厘米厚的长条，放入滚水烫七八分钟，等到肉质透

明时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撒几把白糖拌匀，盛入玻璃瓶中。等到一天后取出，冬瓜条全糊掉了，而且还不能吃。咨询内行人，他说我忽视了腌渍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细节，一是要把沥干水的冬瓜条放在阳光下晒至半干，二是腌渍只需半天，再在阳光下晒三四天。我觉得这一制作流程繁琐，再说冬瓜是拿来当菜的，把这无味的瓜瓢制成糖果类，不知要浪费多少白糖，还不如直接去买糖果。

冬瓜有清热、消痰和利水的功能。回溯知青时光，老乡把冬瓜切成七八厘米长的大块，然后涂抹上一层粗盐，再塞进瓮里，据说开瓮上桌食用腌渍的咸冬瓜需要一年时间。我第一次吃到这类咸冬瓜是“双抢”期间的一个傍晚，昏暗的灯泡下，大碗盛的大块咸冬瓜，形状像流淌的猪油凝结后的白切猪肉。在那个年代，能吃到白切猪肉，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殷殷期盼，我夹起一块塞进嘴，却是凉凉的咸冬瓜。不过，这滋味倒是让人一下子胃口大开。我在绍兴也吃过用霉卤汁腌渍的冬瓜，虽说臭气熏天，但饭却吃得喷香，只是多吃了，看书时眼睛会有点模糊。

插队时的咸冬瓜，让我受益良多。如今，每年夏天，我会动手腌渍咸冬瓜，淋上几滴麻油，或者撒上蒜泥，配吃热泡饭，舒坦无比。

冬瓜的好就在于它的无味，而无味的东西，往往能炮制出美味的东西。冬瓜以它的清香气味，拒绝烈火烹油般的烧煮，重口味的大料伺候，可谓践行了饮食主义者“大道至简”的理念。

我知道炎热无可避免

(外一首)

陈孟尔

我知道炎热无可避免
天气预报准确无误
这密密匝匝的热气无孔不入
除非，你躲进空调房里

活在世上，许多事无可避免
就像这炎热的天气一样

当晨光重新辉耀这个村庄

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头顶上太阳热辣
脚下升腾着被蒸发的水汽
哪怕是深入地下的地下水

当晨光重新辉耀这个村庄
夏日的暑热笼住大地
那些河流与高处的塔尖
沉默于某种变化

远山无比透明：树木历历可见
那些被湖泊围绕的地方
迷雾一般，看不透内部
就像你无法一眼看出
一件事的前世今生

这晨光推开夜的夜幕
依次照亮屋檐，山墙与窗户
桥的影子落在河面之上
它的喧哗无声无息

云只能落在天的边缘地带
它们不能主宰自己的行动轨迹
正如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
前路陷入迷茫之中

三轮车的吱嘎声催醒弄堂
老农背着锄头，影子很长
早餐店开始热闹非凡
人们忙碌于各自的日常

或者，我们可以登上高高的山尖
去看到地平线：事物的边缘清晰可见
在溪涧转弯之地，我俯下身
捧一把甘冽的带着凉意的水
洗去所有的疲惫与忧伤

知道了早早起来开始晨课
迫不及待传达夜里的故事
许多的希望被隐藏
阳光下，万物争分夺秒

台风的消息来得缥缈
远方依然在远方

深色布料上，划粉的痕迹甚为显目，有的如丘陵，起伏小，坡度缓，从从容容延伸；有的似河流，或蜿蜒或平直，偶尔一个急转弯，形成“凹岸”和“凸岸”；有的虚线实线并进，突然出现一个弧形，像海浪绵延、翻滚；还有个别处画成山峰状，有危峰兀立之感。大剪刀循着划痕游走，“咔嚓、咔嚓”，顺风行船般轻松，剪刀与布分离的最后一下尤其果断，仿佛经验老到的船长靠岸，快、稳、准，让人信服。

放下剪刀，她把裁好的布料卷起，用细布条一系，推至案板一边。旁边等候的两个女人立马迎上去，喜悦中透着点恭敬。她们手里各执一块布料，细说想要的款式，并用手比画加以强化，当然还得咨询裁缝师傅的意见。她不时点头，说话简短、语气平和，有不容置疑的笃定，随后，扯下挂在脖子上的皮尺，往人身上左一比，右一拉，嘴里轻念，很快，皮尺又回到了脖子上，她靠在案板边，拿笔在纸上画了两次，说好几天后拿衣服，便让人走了。至于纸上的“密码”，似数字似符号，恐怕只有她自己能看懂，旁人可破解不了。

她是母亲最小的姑姑，我叫小姑婆。小姑婆年轻时进入岛上的裁缝组，一直工作到裁缝组解散，她的好手艺名声在外，就算并未正式

开裁缝店，安安心心待家里，也总有很多人上门，说做衣服还得请老裁缝，信得过。这个“老”字，跟年龄无关，是对一门手艺活的肯定与褒奖。

因为那两件衣裳，我才知道自己有个小姑婆。母亲先后拿上两块布料，小碎花的确实和深粉色镶金，丝格子薄呢，它们经小姑婆之手，变成了一条连衣裙一件小西装。连衣裙为时兴的泡泡袖，胸前三层褶皱花边温婉雅致，两侧各一条飘带，可以在腰后打个蝴蝶结，小西装的三粒扣子宛若红宝石，硕大亮泽。腰部略收，两个口袋接近隐形，手伸进皮尺，往人身上左一比，右一拉，嘴里轻念，很快，皮尺又回到了脖子上，她靠在案板边，拿笔在纸上画了两次，说好几天后拿衣服，便让人走了。至于纸上的“密码”，似数字似符号，恐怕只有她自己能看懂，旁人可破解不了。

小姑婆手指长，骨节略大，右手大拇指和手心磨出了厚茧子，握住大剪刀裁衣料时，骨节曲起、泛白，手背的青筋凸起，一路向前冲的气势简直有点儿豪迈。待缝起了盘扣，那双手像是缩小了两码，十根手指聚拢，集中对付裁得细长的布条。斜布条对折，密密缉线，牵



金光熠熠映日辉

唐严 摄

老裁缝

虞燕

拉翻正，她的手指柔软如面条，挑、拼、穿、绕、卷，一根针引着线扯上扯下，飘忽不定，顶针泛起银色的光，宛若透过缝隙的细碎月光。

小姑婆就在家里的前厅做活，缝纫机摆右侧，左边案板上，物品收拾得清爽，一软一硬两把尺子，一大一小两把剪子，几块划粉，一个熨斗，碎布叠放于角落，案板之上吊了根杆子，挂上各种颜色的线。近看案板，像一张长满了麻子的脸，印痕东一个西一个，剪刀疾走间，小姑婆有时会顿一下，布面上留个窝，板上就可能是个坑。这样的停顿应该是特意作记号，便于缝制时处理。

常常，小姑婆倚于案板边，端着搪瓷杯慢悠悠喝水，眼睛却瞄向板上铺开的布料，布料上什么都没，她却看电影般入神。待她放下杯子，木尺子就压上了布料，身体跟随尺子左右突进，她的手身前侧，侧转，俯躬，嘴巴紧抿，肩间绷得牢牢的，周围的动静丝毫影响不到她。方正的大块布料终被裁成

数个布头，大小形状均不一，她托着腰，检阅部队般从案板那头踱到那头，神色舒缓下来，搪瓷杯又捧在了手里。

我猜想，做衣环节里，踩缝纫机大概算不用太费神的一种。拨一下右边小轮，小轮带动大轮转动，线轴飞速如陀螺，“哒哒哒”，两块布头被密密麻麻的针脚缝合，从此过上了亲密无间的生活。小姑婆脚踏踏板，时快时慢，手按裁片，时急时缓，转弯、剪线、换边，手指像长了眼睛，眼看快要被针尖扎到，它们却倏地滑开了，顺滑得像溜冰。她手脚皆忙，仍舒展眼跟旁边的人说笑，一个不注意，衣裤的雏形就出来了。

上学后，我见小姑婆的次数少了很多，但每年，母亲总会选时间去小姑婆家，小姑婆清瘦的身影晃来晃去，拿零食，准备饭菜，短发依然齐整，安静地卧在脑后，只是一比一年白了，岁月不管不顾地将许许多多的霜花戴在了她头上。

小姑婆亡故时八十有余，这个老裁缝穿上自己亲手做的衣服，安详地睡着了。按岛上的风俗，给小姑婆带上布袋米袋，以及纸做的灶、锅、碗盘、电视机等常规东西外，还特意加上了“缝纫机”，让人另外做的。在那个世界里，小姑婆也是出色的受人尊敬的裁缝师傅。

荷花情结

颜文祥

开放在水上的花不多，荷花是其中的一种，在我的眼里，荷花是最美的水上之花。

荷花玉洁冰清，荷花脱俗飘逸，荷花卓尔不群，因此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赞美过荷花。

我对荷花的认识，最初来源于课本上几篇描写荷花的诗文。我出生在四明山深处一个小山村，这里有风霜老树，青青翠竹，还有开在田野上的紫云英和山岩上的映山红，但就是没有荷花的身影。原因很简单，小山村里没有荷花生长的水塘。

直到上学的时候，我才在一首古诗上第一次知道有一种美丽的水上之花，叫荷花，这首古诗叫《小池》，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写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那时候，我突然奇想：如果我们的山村里有这么一个如诗如画的小池该有多么美啊！后来，我又读到了他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又想，如果我家就在开满荷花的西湖边，该是多么惬意啊！

也许是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美景的向往，上世纪80年代末，我选择报考了杭州的大学。在大学的四年里，每当夏季，去西湖边看荷花成为我课余的最爱。

荷叶或铺展在湖面上，或高高举起，如翡翠般映绿了湖光山色。微风拂过，荷叶轻摇，沙沙声犹如优美的旋律。荷花有的打着花骨朵，低眉娇羞；有的盛开，雍容典雅。细看绽放的花朵，花瓣如细腻的绸，荷心有个淡绿的小圆盘儿，周围布满毛茸茸金黄色的花蕊。水

中时有鱼儿游动，搅得荷叶上水珠，如同晶莹的珍珠在玉盘上滚来滚去，十分有趣。

在满天夕光里，在点点星空下，在细雨清风中，西湖碧波荡漾，荷花亭亭玉立，看着这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画面，我总会浮想联翩，这么美的花，却不需要人们专门施肥、松土、整枝、除虫，一湖清水，就是它生长的天地。它不强求浮华，却拥有清新鲜亮的美丽内质；它不强求辉煌，却拥有默守一隅的恬静；它虽然水中独立，但从不离群生长，相依相偎，仿佛知晓团结的力量和“抱团”的快乐，尽情把盛大的美写满波光粼粼的湖面。

我那时的感觉，正如后来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

对于西湖里的荷花，杭州人确实有一种特别的情结。杭州有一份报纸，每年6月份的某一天，会刊发一则同样内容的图片新闻：西湖里的第一朵荷花开了。提供这张图片的作者不是同一人，有时候是报社的摄影记者，更多的是普通的杭州市民，可见荷花在他们心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直到有一天，我去杭州附近的一个古村游玩，在祠堂看到一件木雕作品后，突然理解了杭州人对荷花的这份情感。木雕上刻画的荷花下面，不是游鱼，而是几只灵气十足的螃蟹，两者相映成趣。正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导游给出了答案：这就是荷蟹(和谐)！哦，杭州人喜爱荷花，不仅是因为荷花的美和它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精神，更多的还是寄托着他们对和谐品质生活的憧憬和热爱！



荷塘鸟语

水贵仙 摄